



柯仲平作：

大衆朗誦詩——

軍衛自區通

讀書生活出版社 總經售

邊區自衛軍

柯仲平

讀書生活出版社

一九三八年十月

戰時叢刊
軍事學

每冊實價一角六分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版

總經售

讀書生活出版社

出版者 戰時知識社

著者 柯仲平

邊區自衛軍

目 次

前記

邊區自衛軍

游擊隊像貓頭鷹

前 記

在工人中，農民中，知識份子羣中……在這些大大小小的集會裏，我朗誦過三四十次了。使老太婆也能聽懂的是「邊區自衛軍」。每一首詩有一首詩的特點，因比朗誦的調子也不能盡同。朗誦是一種音聲的藝術，它包含着音樂歌唱的某種優點，同時也有講話的某些成份，但它的活動常在講話與歌唱之間。

經過好多次的實驗，我認為朗誦必須採取，利用流行民間的多種多樣的調子，如民歌，民謠，小調，大鼓，小戲，各種地方戲，說書……等的優點都應充分採用。再，某種程度內的適用的外國風也是可以吸收的。

但是，假使我們詩歌本身不能充分利用民族的，大衆的形式來表現這一大時代的內容，不能發展這些民族大衆的形式；那末，我上面說的那流朗誦風格也就不能具體實現。

現在已經是創造抗戰民族大衆詩歌的時候了。

空喊是無用的。應該埋頭實幹。

柯仲平 二七、八、四、

邊區自衛軍

(李排長與韓娃)

這是在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聽來的故事，後來，把這故事詳細告訴我的，是工人代表林光輝同志。

這詩寫後，曾得到一位同志的最崇高的鼓勵。我除深致感謝外，以後必然是更加努力的。

我們的文藝方向是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這方向統一着我們文藝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們正往這方向前進。

這詩，可以用民間的歌調唱。

我願將此詩獻給我們邊區的自衛軍。同時也獻給各地自衛軍。

—作者—

第一章

左邊一條山
右邊一條山
一條川在兩條山間轉
川水喊着要到黃河去
這裏碰壁轉一轉
那裏碰壁灣一灣
它的方向永不改
不到黃河心不甘

有個男兒漢
他從左邊山上來

他一轉一灣
下得山來要過川

他的身材不高也不矮
結結實實的一條好漢
他的服裝上下藍
腰間纏着一條黃河水色帶
他的背上背着刀
右手揮着一根旱煙袋
鴨嘴帽兒歪歪戴
脚下登着一雙麻草鞋
他那派頭像什麼？
說他像從前的俠客
他的腰間却有小手槍一桿
他身上的槍疤刺刀傷不算
額頭也曾帶過彩
他的一生好比這條川
不知碰過多少壁
轉過多少灣
他的方向永不改

他的工作比到黃河更艱難
他是不達目的心不甘
不達目的心不甘

他原來不喜歡憂愁
今天好像很憂愁·
他綑着眉頭走
有心事，誰也猜不透

他自言自語的罵了：
「媽的叛徒王三
把你打飛
公審你，槍斃你，
看你叛變不叛變！」

清水一邊淌
混水一邊流
他是一路走來一路想
他愁在心頭，恨上口頭·

你問他的大名叫什麼？
川邊上，一個小娃子喊着：
「你從那達來？李排長——」
是小娃子的可愛

將他那鎖住的眉頭展開
他說「我從山上來」
「你往那達去？」
小娃子學盤查放哨
排長不敢不理這個小英豪
他回道「往村子裏去」
「你帶路條？」

「不帶」
「不帶？——」
不帶你怕是漢奸。

我要捉漢奸！」

排長笑起來

他說「我的路條就是我的嘴。

我告訴你吧：

你「噠」是個八路軍

你媽是個洗衣隊

你是童子團的一個小鬼！」

.....

太陽快要落到西山後
排長那有功夫再停留
排長給那小小英豪敬個禮
邁開身子就往川上走

三月裏
杏花開
三月川冰還未解
三分春暖七分寒

人在冰上走
水在冰下流
川流不願回頭
戰士那甘落後

他頭上有青空悠悠
青空中有幾片桃色雲兒浮

他却一眼看中川邊柳——

砍那柳桿做矛子

他想一槓兒包管

扎穿一個敵人喉

過了川，是沙灘

沙灘過去是一個大村子

村子面着川流靠着山

村上農民多一半

不知在這村上住了多少代

他們都有鄉土愛

他們的鄉土和他們的血肉永遠分不開

第二章

排長還沒走進村子來

早有三三五五的自衛軍

在那兒，你一言我一語的亂談

他們談論的正是王三

他們可沒有聽見
排長的自言自語
「媽的叛徒王三
把你捉來
公審你，槍斃你
看你叛變不叛變！」

他們有的也在罵：
「媽的王三你逃跑
你總有天逃不了
……………」

「王三這小子好吃儉懶
他是自衛軍
他還常常躲着吃洋烟」

有一人像批評也像抱怨
他說「早就該防備王三
王三是個壞心眼
王三早就懷鬼胎」

另一人粗暴的質問：

「你知王三懷鬼胎

爲什麼你給他隱瞞

我們自衛軍的紀律他有心破壞

你不報告你給他隱瞞

你是幫助破壞！」

講王三「早懷鬼胎」的那人嗎

他臉紅筋漲

幾番幾次的爭着辯解

差不多就打起架來

因爲他受不了這一種批判

現在說他是「幫助破壞」

明天講他「有漢奸的嫌疑」怎辦！

那他從此吃不開

一輩子別想把頭抬

其實他何嘗不暗暗的承認了這種批判

不過，他只肯承認
是「無意的幫助了破壞」
是「無意的」，彷彿那破壞的責任嗎
他就可以不負擔。

一場風波過去了。
「到底王三如今在那裏」
這個問題還是謎
這個謎還無下梢
他們的排長到來了

他們都來問排長：
「打聽出來了？」
「打聽出來了？」

.....

要打魚，先結網
要打豺狼先磨槍
網還沒結緊
槍還沒磨光